

志願軍一員



奇妙的伪装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718
860



奇 妙 的 伪 装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編輯、印刷

(北京東四區篤祿8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5號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168 1/32 2印張 31,000字

1957年7月北京第1版 195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16,000

統一書號: R 106.56-09

定價(3)一角四分

目 次

三十二桶汽油·····	叢学殿	3
山坡上的一晝夜·····	陆树民	6
伤員的“祕密”·····	吴国莉	9
揭开定时彈的祕密·····	李云龍	14
我們的“前綫小工厂”·····	張志高	19
一个风雨的夜晚·····	吴承亮	22
“我們在树上!” ·····	刘秀珍	25
奇妙的伪装·····	平法周	29
十八列火車·····	史阜民	33
英雄的血迹·····	吴清明 黄初富 易国文 李順先	39
团长跟我們在一起·····	王有富	47
冲破雪山第一車·····	谷鈞义	50
一个普通的司机·····	陈芝煜	54
奇怪的灯光·····	夏 霖	57
金剛川上的鉄索·····	李堯修	60

三十二桶汽油

副班長 叢學殿

我們要在这里开凿一条隧道，讓鐵路穿过龍門山，直通前方。任务是万分紧急的，时间是宝贵的。可是，偏偏在早晨下起雨来，到中午，連綿大雨越下越大，大小山峯都被雨云淹沒了。难道今天不能上工了么？我披上雨衣，想到九班去打听一下。

剛一出門，就听見爆发的山洪在漫山遍野里呼嘯。抬头一看：啊呀！真不愧叫龍門山！咆哮的山洪，象一条条飞騰的白龙一样，从山上傾瀉下来，把山溝兩旁的树叢都連根拔了。連往九班去的木桥也叫洪水冲垮了。

我正想找路繞过去，突然，在风雨声中，隱隱約約地听見誰在呼喊，我迎着声音望去，才看見在东面山脚下，有个人在洪水里掙扎着，不住地向我招呼、喊叫。这是誰掉进河溝里了呢？我連忙向前跑了几步，抹掉臉上的雨水，远远看去，原来是材料員莫維連同志，正在洪水里和几十桶汽油搏斗着。噢！是我們准备开凿隧道用的三十二桶汽油，被洪

水冲到溝里了。

我扔掉了雨衣，跳进水里，沿着山溝跑去。可哪能跑得动呢，雨大、水急，溝底尽是高低不平的石块；兩条腿就是不听使喚，踉踉蹌蹌地直打弯。

材料員老莫看我来了，象得了救似地老远就大叫起来：“十班副！快来帮我把油桶推到高处去！快来呀！”

我和老莫使勁地推着油桶，可是推来推去，总是解决不了問題。水已經漲到腰眼，油桶站不住了，推走了这几桶，那几桶冲跑了；救了那几桶，别的几桶又滚走了。真要把人的心都急炸了。

水势越来越凶猛，不一会，涌上了我們的胸脯。我和老莫觉得脚下渐渐地扎不住根，象喝醉了酒似的，在洪流里搖晃了起来。

随着一陣翻滾的浪头，油桶全部浮起来了，順着洪水直冲而下。看样子，怎么也攔擋不住了，可是，我来不及考虑那么多，縱身向前一窜，趁着浪头，一口气游了二十几公尺，赶过了第一桶汽油后，就急忙站定身子，用肩膀抵住了它。幸好山溝很窄，紧跟着冲来的第二桶就被擋住了，接着，“轟通，轟通……”三十来桶汽油都撞了上来，好家伙！每撞一下，肩膀就象被八磅錘打了一下似的，渾身的骨头都震得发痛。我紧咬牙关，用尽力气抵住它們。

这时，老莫赶了上来，要和我一块抵油桶，我連忙搖搖



王相箴插图

头：因为，两个人都来抵，还是解决不了问题。他理会了我的意思，说道：“我回去叫人去，那你要拚命地抵住啊！”我应了一声，他便消失在蒙蒙的雨雾中了。

三十二桶汽油仗着滔滔的洪水，狠狠地把我向后推，我就拚命地抵抗。可是，水势太急，加上我只能欠着身子（再低了，水就要没过头了），使不上劲，哪能抵得住呢？我只好边阻边退。这样往后退了七、八十公尺，猛地回头一看，哎呀！快退到悬崖的边上了，只听得山下的洪水也在沸腾咆哮着；如果再往后退，我就要和三十二桶汽油一齐摔进山涧里去了。这时，浪头还在没命地向我涌来，油桶也在“轟通轟通”地撞击着，情况是万分的危急，可是，我并没有糊涂，我知道：假若我稍稍让开一下，三十二桶汽油就“报销”了，那么，开山机就要停止转动，隧道就不能按期打通，武器弹药就不能更快地运到前方……不行！绝不能让开，也绝不再后退一步。我蹬着一块大石头，拚命地抵着。我相信：老

莫他們很快就会来的！

雨下得更大了，风刮得更紧了，仿佛这山溝、树木、天空所有的东西都和水連成一块了。雨点打得我眼也睜不开，头也抬不起，我索性把眼睛閉上。被洪水冲击的碎石，一块一块地从我腿上擦过，好象被什么东西一口一口地咬着；我身子在发颤，头也发晕，眼看快要支持不住了。我真想喊几声，可是我沒喊；在这样大风雨中，別人是听不到的。我只有抵住，抵住！坚持，再坚持！……

正在我迷迷糊糊的时候，觉着身子猛地向前一傾，我吓得打个寒噤，以为油桶从旁边挤下山澗了；睜眼一看：原来是老莫和十几个同志赶来了，用撬棍抵住了油桶。他們把我和三十二桶汽油一齐救了上来。

山坡上的一晝夜

战士 陆树民

月亮早就落下去了，夜空还是清清亮亮的，連巴掌大的云彩也被呼呼着的北风吹散了。我領着七班几个换哨的同志，向山頂上走去。当当当，哨位上的警报器响了，敌人夜航机已經临空。全連同志都被吵醒，挤在小房門前，朝天上望着。敌机哼哼地轉了几个圈子，象老鴿拉屎似地，从机

身上掉下来兩三个黑点点，落在西山坡上。过了一会，沒見有火光，也沒听到甚么动静，有人說：“快去抓活的，不讓特务跑掉了！”我就和刘明、黃在胜、張德三个同志，端着冲锋枪，向山坡包抄过去。

我們輕輕地一声不响地摸到兩個黑东西旁边，真怪，怎么躺在地下不动呢？美帝真是送来活飯桶了。刘明同志喊道：“喂！繳枪不杀！”那兩個家伙还是不动彈，刘明一个箭步冲上去，用电筒一照，呵！哪是什么特务，是几个大鉄壳，一堆堆黑呼呼的蒼蝇、蜘蛛、螞蟻……正从鉄壳子里慢慢往外爬呢！他赶紧后退几步，喊道：“敌人撒細菌啦！”心立刻叫黃在胜同志跑回去报告，剩下的人，繼續在山上搜索。

一 不到几分鐘，全連同志都拿着扫帚、鉄鍬，戴着口罩跑来了，燒的燒，埋的埋，大家一齐动起手来。現在已經是半夜一点多鐘，天黑得象鍋底，山坡上又尽是些枯黃的野藤子和狗尾巴草，虽然打着手电筒，又点起了火把，可还是不能把毒虫一下子都扑光，扑着扑着，我又在山溝旁发现了一个炸开的彈壳和一堆虫子。同志們嘩地圍上来，象打冲锋一样扑打着。敌人这种毒辣的阴谋和卑鄙的手段，激怒了每一个同志，“粉碎敌人的細菌战！”“彻底扑灭杀人的毒虫！”掉这繩子，和一堆堆越燒越旺的大火，一直繼續到天亮。疲困，迷迷天上泛出紅霞。山下公路上傳来了隆隆的馬达

声，兩輛汽車开进了山溝，从車上下来的人，很快的都換上了白衣裳，穿上黑皮靴，背着些瓶瓶罐罐，照直奔我們这个山坡来了。我們高兴得嘩嘩地鼓起掌来，喊叫着：“欢迎防疫队同志！”“防疫队同志辛苦了！”他們也喊着：“你們辛苦了！”我們正在这边欢迎防疫队，那边老乡們也来助战了。阿媽妮和姑娘們，手里提着棍子，拿着树条子扎成的扫帚，吵吵嚷嚷地爬上山坡。在我們連長的統一指揮下，山上滿布着扑打的人羣，毒虫最后灭亡的时刻来到了。

我們折騰了半夜，在这天亮的时候，真是又困又累，不是防疫队和老乡們一来，我們身上陡然增加了力量，汗湿来棉襖也不觉着冰凉了，冻裂的手也不觉着痛了。这时，太巴爬上了山头，天气暖和了一些，有些蒼蝇开始乱飞起来，蜘蛛也直往地縫里鑽，我們是不能讓杀人的毒虫溜掉一个的那些成片成片的，讓防疫队同志去扑灭，我們就追扑那些散的虫子。蒼蝇飞到哪里，我們就追到那里，直到把它打死算数；蜘蛛鑽到土里，也要用树枝給挑出来，消灭掉！

这场战斗，一直进行到下午六点多鐘，山坡上再也沒有一个毒虫了。

，朝天上
以地，从机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更高，但突然，誰“噓”的一聲把下面的話給切斷了。象是一切都商量妥當，接着是翻身、咳嗽，再沒人說一句話了。

他們在提防着我啊！

對這樣的同志又應當怎樣呢？他們完全忘掉自己是個重傷員，每頓飯也不過只能喝上那麼一點稀粥。他們非常清楚，祖國的糧食一時接濟不上，朝鮮人民的糧食又在敵人退却時被搶光燒光了，我們正處在艱苦的階段。艱苦對我們所要求的一切，他們都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作了回答。

起風了，刮得門上的雨布呼噓呼噓直響，灌進來的冷風，從領口袖口直往里鑽，我縮了縮脖子，把手插得更緊。心想：炕不會涼吧，可不能凍醒傷員哪！我站起輕輕地踏上鍋台，推開里屋的小門，一隻腳門里，一隻腳門外，把手伸到一個傷員的身下邊摸了摸，炕仍然是熱烘烘的，我脫下大衣，給靠門口躺著的那個傷員蓋好，掩上門，又回到灶炕前。傷員們平靜、均勻的鼾息，使我感到快慰。

我沒有表，憑感覺我知道又到了最難熬的下半夜了。腳凍得貓咬似的生疼，灶火里時而散發出來一股一股微薄的余溫，誘惑着我拚命地把腳往里伸，伸進那熄滅了的灰燼里。眼睛澀的象刮進沙子一樣磨的難受。前額一個勁地往灶門臉上碰。我用拳頭捶打自己，用指甲掐自己，仍擺脫不掉這纏人的困倦。非要活動活動不可了，我克制着自己的疲困，迷迷糊糊地站了起來，揉着眼摸到屋外。

冷风劈面吹打着，我不禁连连打了几个寒颤。脑子清醒多了。从袖筒里抽出手来，使劲地搓弄，兩脚在屋前来回跑着、跺着，大头鞋踏着雪层，好象踩着一只蛤蟆似地吱呱吱呱乱叫，真讨厌！

屋里有人咳嗽，我赶忙停下。是誰拉开門掀起了雨布。

“外边是吳同志吧？”我听出是剛才我給他盖大衣的那个同志，真失悔不該乱蹦乱跳，把他給吵醒了。

“是我，你要甚么嗎？”我喘着气走过去。

“多冷呀，快进屋暖和暖和吧！”說着他又咳嗽起来。

屋里的同志也在搭腔招呼我。門敞着，风这么大，我不能再迟疑了，便跨进去把門拉上，靠牆站着。

“吳同志，扶我一把，讓我坐一坐！”那个老战士恳求地說。

七天来这还是他第一次要求坐起。我兩只手伸到他的背后，費很大的勁才把他扶起。他紧紧地攥着我的手說：

“我知道，这七天七夜你沒睡过一回好觉，我坐一会儿，来，你就在这里躺一躺！”口气象長輩人对待孩子似的亲切、直爽。

說实在的，这会儿我既不冷又不困，但說了他們又怎会相信呢？而我的犹豫，已經引起了他的怀疑。

“你不要……”話虽沒說下去，我却从他的語气中听出了他的意思。

我一点也不“封建”。我是考虑磨盤大个炕，睡了八个重伤員，我怎忍心再去挤他們呢？我是来看护他們的，他們反而照顧起我来了。但从过去的經驗里，我知道不答应他們的要求，想說服他們好好睡下去，根本是不可能的，解釋会引起更多人的反对。反正天快亮了，伤員們也都醒了，随便扯扯也好。

我坐下来，一面給他們卷着大喇叭筒似的烟卷，一面靜听着他們天南地北的聊着。

几天来談故事，拉家常，我們已混的很熟了。我知道他們中間有的已經是几个孩子的父亲，有的在家时还是媽媽的乖孩子，有的沒到朝鮮以前，連自己的县城都沒进过，有的走南闖北半輩子过着流浪生活。一个一个是多么不同，但是我們生活在一起象一家人一样。

扯来扯去又扯到了眼前来，这是他們最放不下的事情。

“說真的，受多重的伤，吃多大的苦，全沒啥，咬咬牙就过去了！就是有一条，叫我快点好呀！好了好再上去揍他个狗东西！”靠近小王躺着的張同志慢吞吞地講着。

“咱是来抗美援朝的，看着別人呼呼地追过了‘三八綫’，自己却躺在这里，讓別人喂水、喂飯地侍奉着，这不比要命还难受啊！”

“咱們这扛枪杆子的，离开了前綫蹲在这儿，時間長了，

还不一个一个給憋屈死！”

“哎，哎！你們說話可兜着点儿，人家吳同志这么照护咱們，倒好象一百个不滿意。”小王調皮地插嘴說。“別看这会儿表面上對你們沒甚么，心里头可就把你們哪！……”

“恨透了！”我逗笑地接上說。

“你看！說話可得小心呵，別一下叫人家兜了底儿。”老战士显然怕这帮冒失鬼再說下去，会真的泄露了他們剛才商量好的“秘密”，赶紧插上这么一句来提醒大家。

我看看天快亮了，便笑着到外屋去攏火燒水。嘴上沒說，心里想：“你們的‘保密工作’确实做的不强！”

揭开定时彈的秘密

二級英雄 李云龍
鐵道兵战士

半个多月来，敌机天天盯在滿浦鐵路泉洞車站附近狂轟濫炸，光十月六日这一天，就接連投下四百多枚炸彈，鐵路沿綫象开了鍋似的滾着烟火。我們跑到現場一看，到处都是新掘翻的焦土，連附近老乡的稻田都布满了炸彈坑；再往前走，突然發現好几十个黑咕隆冬的大家伙，橫七豎八地躺在那里，走近一看，呵！原来是些沒有爆炸的炸彈。有的插在路軌中間，有的鑽在路基下面，还有一顆栽在山洞口，

象从地里鑽出的怪物似的，露着个脑袋，恶狠狠地朝山洞这边瞅着。这是怎么回事？

連長刘敏同志迅速向我們跑来，說道：“同志們，赶快排除！敌人的花招使尽啦，现在又扔了定时炸彈……。”

“拉掉它！”沒等連長說完，大家就一齐喊了起来。我們二十多个人一組，用繩子套住定时彈，把它拉到江里去。可是，当拉到第五顆的时候，剛剛把它扔到江边，这家伙就冒出了一股濃烟，我們連忙就地伏下，只听得崩的一声，半空中劈哩拍拉地掉下了一陣碎石泥块，砸得我們滿头滿臉都是泥土。

怎么办呢？我坐下来休息时，也感到犯愁了。运输任务这样紧，一刻也不能等待。請工兵同志来研究排除吧，不知要費多長時間，怎么能解决眼前的問題呢？再繼續用人拉吧，实在是危險，那家伙說不上什么时候爆炸，要是在拉的时候响了，那不是大家都……。又一想：我虽然沒有亲自拆卸过定时彈，可是我小时候当民兵，学过埋地雷炸日本鬼子，多少有点儿常識。那时候我还是个农民呢，如今当了志愿軍，定时彈这家伙再怎么厉害，还不是人做的嗎？不管它是日本貨或是美国貨一样吓不倒我們！

决心下定了，我立即向連長請求去卸掉它，連長怕这太危險。我对他說：“連長，二十多人拉一顆定时彈，万一拉响了得伤多少人，多么划不来啊！定时彈也是人裝的，他能裝